



# 春潮

海 笑

# 春 潮

海 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运河的水，从长江流来，缓缓地向太湖流去。流到溪城的西南面，分为两支，一支东流，一支南流。南流的一条河面宽阔。河的两岸耸立着一大片高大的锯齿形的厂房、直指云际的烟囱和巍峨的水塔，再过去又是十几幢整齐的三层楼的工人宿舍。这些建筑物，把它们高大的身影投在运河起伏的波浪上，投在南来北往的木船和轮船上，使得原来就不平静的运河，变得更加不静了。

一座横跨在运河上的高桥，把两岸的工厂区连结起来。这桥离水面有两三丈高，它那拱起的背，远看就象一个小土丘似的。轮船行驶到这里，总要呜呜的叫两声，然后从五个桥洞当中最大的一个穿过。桥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在工厂汽笛响起的前后，桥上更是车水马龙，一批一批的人走进高大的锯齿形的车间，一批一批的人又从高大的锯齿形的车间里走出来。走进走出的人当中，女的多，男的少。人们走出车间时，女的，大多数都梳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只有个别的人一边走一边梳头；男的，几乎是人人一边走一边扑打着沾在身上的飞花。他们成群结队说说笑笑，走过高桥，涌向食堂，涌向厂门。这时，工厂的宽阔的道路上，人群犹如潮水，热闹非凡，大概喧闹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也不过如此吧！

在高桥南北的灯柱上，各系着一条四丈多长的红布标语。河上的西北风，拍嗒拍嗒地戏弄着它，忽而把红布卷成一条龙似的，忽而又把红布提起放下。白纸剪成海碗大的字，随着风

的节奏在跳跃飞舞，有时，被风鼓起，就象要从红布上飞下来似的，有时，又紧紧地贴在红布上。只有在风停住时，才看清南面写的是：“全厂职工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十四个大字。北边四棵灯柱的红布标语上写的是：“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紧挨着高桥的旁边，有一幢红砖红瓦的四层高楼，它象一个红色巨人站在河边。那朝四面打开的窗户，就象巨人的眼睛；安装在高楼上的广播喇叭，就象巨人的喉舌。它居高临下，俯视着弯曲如带的运河，栉比鳞次的溪城，和不远处逶迤如黛的龙山。

红楼第三层上有一间朝东面南的房间，那是工厂党委的会议室。

一九五四年的一月十五日这一天，工厂的汽笛声响过不久，太阳刚照在红色的楼房上时，就陆续有人走进会议室。八点钟之前，会议室里已经有了四个人：两男两女。

脸上有几颗雀斑的小个子女同志，看了看手表，从袋里摸出一副崭新的扑克牌来，举起牌向其他三个人发出邀请道：“来，打两盘百分！”

坐在她近旁的是工会主席朱明，他约摸二十七、八岁年纪，长方脸，连腮胡子，大眼睛，显得很有精神，他斜视了她一眼，说道：“哎！现在正是上班的时候，请注意劳动纪律！”

那个小个子的女同志立刻反驳道：“老朱，你说得清我们是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下班的么？前天的会议开到夜里十一点，昨天的会议又开到夜里十点半，今天又不知道要开到啥辰光？上下班时间对我们不适用了，因此我们有空打两盘扑克，

不算什么违反劳动纪律，调剂一下精神嘛！”

朱明放下隔天的《人民日报》说：“沈萍，你少叽喳点，抓紧时间看看报吧，团委书记不打扑克没有问题，不看报可有问题啦！”

这时，又走进来几个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其中有一个女同志，只二十五、六岁年纪，白净净的椭圆脸，滴溜溜的两颗黑眼珠子，两道细眉之间有一颗绿豆大的黑痣。她选择了靠近南窗的一张木椅子坐下来。团委书记沈萍马上走过去和她攀谈起来：“巧珍同志，你对我们团的工作一贯是积极支持的，这次能不能再支持一下？”

“能支持的一定支持，不能支持的，只好请你原谅！”

“这事情你们完全能办到，办不到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开口的！”

“你不要绕弯子了，快说吧！”

“噢，我们团委还缺一个专职干部，想请你们党支部把杨巧莲同志支援给我们。”

巧珍说：“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要请示党委。”

“哎呀，大公无私点，不要把自己的妹妹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

“正是大公无私，我才按照原则办事！”

沈萍又笑嘻嘻地凑近杨巧珍的耳边低低地说道：“哼！叫你来做青年团的工作，我看你还怎么按原则办事？”

杨巧珍淡淡地一笑，说道：“沈萍同志，你就少闹点吧！我如果做青年团的工作，遇到重大问题就提交党委讨论，原则问题上总不能马虎，更不能让步，就拿调人来说，我是决不去瞎

挖人家的墙脚。”

沈萍听了巧珍的不软不硬的话，马上安静地在巧珍的身旁坐了下来，附着她的耳朵说道：“巧珍，你的一张嘴越来越厉害了！”

她们说话的时候，党委代理书记秦忠从隔壁的书记办公室走到会议室门口，张望了一眼，问道：“怎么，周正虹同志还没有来？”

朱明撂下报纸答道：“党委的会，他哪一次不迟到？他虽是党委副书记兼厂长，我看他只关心厂长的业务工作！”

秦忠，面孔苍瘦，前额突出，有一个端正的鼻子，和一张有棱有角的嘴巴。他的面孔，给人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刚直的、坚强的人。他瞥了朱明一眼，说：“老朱，有意见在党委会上提，不要背后瞎议论。”说完，他便退回隔壁的书记办公室，抓起电话筒，催促厂长赶快赴会。

电话打到前纺车间，回说：“厂长刚走！”电话打到细纱车间，回说：“厂长没来过，可能到了织布车间。”再打电话到织布车间，车间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人说：“厂长刚来，现在正在车间里巡视。”秦忠吩咐道：“请你快去喊他一声，说党委等他开会！”他说完啪的放下电话，心里真想狠狠地批评周正虹一顿。

今天上午开会的决定，是昨夜十点半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通过的，过了一夜，难道周正虹就忘记了么？不，绝对不会，他可能是在搜集材料作为依据，想在党委会上坚持自己提出的那套增产节约方案吧？！

昨夜会议上，周正虹提出了一个增产节约方案，建议纺管

局取消6支、10支纱的任务，改纺32支、42支纱<sup>(注一)</sup>，准备用这个方法完成上级交下的全年增产节约一百万元<sup>(注二)</sup>的任务。党委有好些委员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一个计算方案，不是增产节约的方案，因为它完成一百万元任务的方法，不是靠增加生产，不是靠节约原材料，不是靠提高质量；而是靠的调整品种，靠的计算工缴收入<sup>(注三)</sup>和经营利润。秦忠在十点半钟结束会议的时候说道：“党和国家号召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是要我们出大力挑重担子，要为国家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不能挖空心思去走邪门歪道。所以我建议从挖掘本厂的生产潜力出发，从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发，从接受大家的意见出发，考虑出一个积极的方案来，明天上午我们再继续讨论！”

当时，周正虹没有表示异议，可是，现在他却又不来。秦忠在考虑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

等到近九点，周正虹才不慌不忙地踱上楼来，而且还带来了总工程师王明秋，他以不容反对的口吻解释道：“增产节约方案是工程师他们制定的，有很多问题需要他们说明，所以我把王总工程师请来列席会议。”说完，他便旁若无人地坐在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横头的藤圈椅上，面朝着东边临河窗口，悠然自得地吸起烟来。他有一张黑里透红的四方脸，粗黑的剑眉和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嘴上留下两道刮得发出青色的须根，

---

(注一)：6支、10支纱属粗支纱，32支、42支纱属细支纱。

(注二)：当时使用的还是改革前的旧币制，此处应为一百亿元，为读者方便起见，换算成新币一百万元。

(注三)：工缴收入，系指花纱布公司给工厂里的加工费。

他的相貌威武、庄严。当他把眼光从东窗转向南窗，发现了挂在南边墙壁上的一条“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的标语时，他才微微地一笑，脸色变得和蔼谦恭了一些。

党委代理书记秦忠皱了皱眉头，他的眉毛黑得象两把刷子。扫视了会议室一眼后，婉转地批评道：“现在已经快九点了，会议已经拖迟了一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开会吧！先请老周谈谈昨夜会议以后，有什么新的考虑和新的打算！”

周正虹若无其事地，轻轻地将香烟灰弹在烟缸内，然后又喝了一口水，咳嗽了几声，这才发言道：“昨天夜里的会议开过后，我把大家的意见都考虑了一番，我觉得有些同志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中，我们不妨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一些，也可以跳开一个厂，从全市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么！工厂和人一样，各人各胃口，有人欢喜吃面条、稀饭，有人欢喜吃煎饼、干饭；各个工厂也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厂适合纺细支纱，有些厂适合纺粗支纱。再说纺粗支纱，机器磨损大，劳力用得多，这任务交给机器整脚的小厂去做做还差不多，交给我们厂来做，真是大材小用，实在划不来。现在纺管局把一部分粗支纱交给我们厂纺，叫协民纱厂全部纺细支纱，偏偏协民纱厂纺的细支纱又达不到国家的标准，这一里一外，你们算算看，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如果把生产品种调整一下，我们纺细支纱，让他们纺粗支纱，这对我们他们对国家都有好处，不也就是很好地贯彻了增产节约的精神了么！我不知道有些同志为什么要反对厂长室提出的这个合理的方案？”然后他又不征得主持会议的秦忠同意，便示意总工程师王明秋说：“哎，老王，你再补充



补充！”

总工程师戴上眼镜，不慌不忙，斯斯文文地说起来，说了一通原来方案的许多好处以后，又说道：“我说的几点，还是挂一漏万，总之，我们不纺粗支纱，改纺细支纱有万利而无一害！”

他们的意见，立即遭到党委几个同志的反对。沈萍说：“周正虹同志，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昨天那些意见么，怎么就没有向前跨进一步！”朱明还摆出了纺织工业管理局在安排各厂生产品种时的理由，来说明周正虹的方案是错误的、不能接受的。会议从平静到热烈，从热烈到激烈。激烈的声音已经盖过了车间里传来的马达声和机器声，也压倒了桥上传来的笑语声。

周正虹虽然没有立刻反驳大家的意见，可是也没有把大家的意见听进一点，他含着微笑在纸上写道：“空话连篇，不解决具体问题。”

秦忠不满意地望了周正虹一眼，问道：“老周，你们在制订这个增产节约的方案时，有没有征求过工人群众的意见？”

周正虹笑了一笑，说：“这还不是老规矩么，等党委会通过了增产节约方案后，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时，我会听取工人群众意见的！”他把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当作了一件例行的公事和手续，却没有把它看作是我们党办社会主义企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这种思想甚至在他面带微笑的谈话中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秦忠说：“老周，你这种指导思想，恐怕不大对头吧！”

周正虹说：“我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最近，周正虹和秦忠之间的裂痕扩大得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过去他认为朴素、耿直是秦忠的长处，现在却觉得这是主观和生硬了。他甚至奇怪秦忠怎么会养成了一种爱挑毛病的习惯，而且特别爱挑他周正虹的毛病。动不动就批评他不依靠党、不相信群众。尽管他和秦忠还是“老秦”、“老周”的称呼，同进同出的来往，但是明眼人已经觉察到他们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了。

坐在周正虹旁边的工会主席朱明，看见厂长起先在纸上写着什么，并不象认真地在考虑会上同志们的意见，现在又不虚心考虑党委代理书记的意见，他终于憋不住了，立即粗声粗气地插嘴道：“我们真想不通，为啥周厂长在号召工人同志订生产计划时，一再强调要向先进的看齐，不能保守落后，而自己订计划的时候，却这么畏畏缩缩，保守不前，外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如果慢慢腾腾，拖拖拉拉，这说得过去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么？请周厂长严肃考虑这个问题。”

朱明是有名的闯将，性格刚直、朴实。解放前他参加过罢工斗争，粗喉咙一喊，连反动派的打手听了也要震一下，他容易冲动，冲动的时候就会脸红脖子粗，现在他的面孔就红得象鸡冠一样了。说话也直得象弄堂里扛木头，一个弯也不会转。

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党委新委员、细纱车间支部书记杨巧珍，为党委会这种热烈争论的气氛所感染。党委会的民主空气和党委同志坚持原则的精神，使她心情十分激动，面颊上泛起一朵朵红晕，心想今后支委会议也应贯彻这样的精神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她觉得，应当踊跃地参加

到这样生动而又严肃的争论中去，从中经受锻炼，她涨红脸，不管心跳得多么厉害，还是鼓起勇气发言了：

“秦书记，我们细纱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还有许多潜力好挖，就拿第一小组的毛如英和第四小组的过云娣来说吧，毛如英的皮辊花只有五两，而过云娣的却比她多一倍；毛如英接两个头，而过云娣一个头还接不好。再说保全部检修的车子吧，质量有好有坏，成本有高有低，完工有快有慢。我想：要是把后进的都提高到先进水平，细细地算算这笔账，全厂完成一百万元的增产节约任务是不会有太大困难的。在这个问题上，周厂长有意无意地漠视工人群众的力量，这不能不看成是个原则问题。”她本想先说一些道理，然后再摆出具体问题的，可是嘴不从心，一开口，就只有具体问题了。

她刚发言时，会场上突然一静，所有的党委委员都冷静下来，倾听着这个全厂最年轻的支部书记、党委委员的意见，十几双眼睛瞧着她，厂长周正虹也被这个新提拔的年轻的支部书记的发言所吸引。只有总工程师王明秋在听了她的几句话后，便对她的意见失去兴趣，他蹙蹙眉尖，对旁边的厂长小声地说：“嘿，凭这些芝麻绿豆账，能算出一百万元来么？还说是个原则问题，真弄不明白。”说完，又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周正虹这次没有理会王明秋的叨咕，他仍旧神情专注地听着杨巧珍的发言，心想：看看这个第一次参加党委会议的新委员还会说出一些什么意见来。

这时，另外有几个人也交头接耳起来，杨巧珍有点慌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意见说得为大家所理解，她到底还年轻和缺乏经验啊！心一慌，便草草地结束发言道：“我希

望党委的同志都要正视工人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看不到这一点将是很危险的。当然，具体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还要作认真的研究。”

杨巧珍的这一席发言，虽然，使周正虹有些触动，但他觉得这不过是对秦忠意见的一种附和而已。因此，他并不介意。而对杨巧珍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感兴趣，迅速作出反应：“原则不原则，以后还有时间争。眼下，最好大家都多提些具体办法，若是能够抱出几个大西瓜，我们也可以修订原来的方案嘛！”

秦忠觉得巧珍的话，基本上是对的，但说得不大完整，他正想补充一下，这时，隔壁的电话铃声打破了会议室的寂静，有人喊道：“秦书记，你的电话！”于是他对大家说了声：“休息一下吧！”便迅速地走出来。

是市委书记刘东明来的电话，刘书记简单地介绍了其它厂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接着便问起他们厂的工作。秦忠把刚才党委的争论，如实地汇报了。刘书记说道：“对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为国家多想一想，为兄弟厂多想一想，你们的争论就可以解决！”秦忠考虑党委的争论还是暂时不让干事们知道好，于是他用手捂住电话机的话筒，声音小得只让对方听到，说：“刘书记，这些话我们都说了，可是周正虹同志还转不过弯子来！”接着他又问道：“刘书记！派给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啥时候能来？”

原来的厂党委书记生肺病，休养了半年，没有痊愈后来旧病又复发，只好离职治病。党委会的担子便全部落在他这个代理书记的身上。吃苦，他不怕，劳累，他不怕；他担心的是工

作搞不好，对不起党。最近和副书记、厂长周正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对他是很大的压力，他几次三番要求市委派一个书记来，这已经是第四次开口了。

刘书记在电话里响亮地答道：“唔，已经给你们派去了，你还不知道么！”

“真的么？”

“唔，他早已从市委动身，大概快到你们厂了！”

“派来的是谁？”

“赵国强。怎么样，满意了吧？”

秦忠笑道：“我们举双手欢迎，只嫌来得迟了些！”这次，他挪开捂住话筒的手，以致在办公室里的党委干事们都听到了他和书记的通话，干事们互相望望，会意地笑了。

赵国强原任民政局长，还曾兼过一个时期的劳动局长。他为人热情诚恳，善于联系群众，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和在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几乎和每一个同志、每一个代表都熟悉，到处是握手，到处是交谈，即使他不认识的人，他也会主动地走上去打招呼，交谈三五句以后，就能把对方吸引住，而愿交个朋友了，秦忠便是这般认识了他的，并且听过赵国强的几次发言。赵国强的发言，简洁明了，从不拖泥带水，在短时间的发言里，他能把他的部门工作汇报得清清楚楚，常为代表们和同志们所称道。市委要把这样的干部派下厂，秦忠哪有不高兴的呢！

不过，他听说赵国强和周正虹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同在太湖打过游击，曾一同渡江北上、南下，鲜血也曾流在一起过，将来赵国会怎样处理这新的关系呢？他只犹豫了片

刻，马上便又乐观起来，市委决定把赵国强派来，那么赵国强也一定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的。

他带着微笑跨着轻快的步子回到会议室。

非常敏感的周正虹，立即发现了秦忠脸上的变化，他想缓和一下刚才紧张的气氛，便用打趣的口吻问道：“老秦，有啥好消息？是市委又增加了新任务么？”

秦忠一笑，说：“如果市委增加了我们的任务，那倒真的也是一个好消息！”

“难道还有比这个好消息更好的消息！”

秦忠把刘书记的通知高声地宣告了一遍，会议室里马上便响起了一片叽叽喳喳声，许多人脸上泛出了一片喜悦的神情。知道赵国强过去历史的人，忙着向其他的人介绍，没有听清的人，又啰啰苏苏忙着打听。

楞呼呼的朱明大声地问道：“是不是做民政局长的那个赵国强？”

杨巧珍听说赵国强要来厂工作，她特别兴奋，完全打破了刚才的拘束，戏谑地取笑道：“老朱同志，你认识几个赵国强啊？”

大家哄堂大笑，会场上的紧张气氛消除了，似乎刚才一场激烈的争论，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发生过。

只有周正虹的神色是难以捉摸的，开头，他咧开嘴笑了一笑，后来又抿住嘴唇，好象把自己的笑意咽了下去，他对王明秋的问候，只悄悄地答道：“你问赵国强么，他比我强多了！”

看见这一片欢乐的情绪，秦忠很想趁热打铁，把会议继续开下去，而且想开出一个较好的结果，迎接新书记的到来，为

赵国强开展工作提供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他翻了两页记事簿，正想发言。……

忽然，在连接工厂两部分的运河桥上，响起急促的哨音，一个尖厉的叫声从正敞开的窗口飞了进来：“清花间着火了，大家快去救火！”“嚯嚯嚯——”“快到清花间去救火！”

纺织厂再也没有比失火更可怕的事了，这里的原料、成品和半成品都是易燃物，一点火星，就可能酿成重大的火灾。会议室里没有一个人等待谁下命令，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外跑，楼梯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有的人一脚踏空，从上面好几级的楼梯上一直滑下来，但是谁也没有听到叫痛的声音，只见跌倒的人一骨碌爬起来，又向前冲去。片刻工夫，高拱的桥上，人群如流，紧张地、急促地向清花间奔去。

三层楼上的会议室，寂静得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只有挂在墙上的几份报纸，被从窗口窜进来的寒风吹得拍嗒拍嗒的响。

## 二

烟，青烟，从清花间撑开的玻璃窗户里不断地窜出来，飘到运河的上空。运河上弥满了烟雾，就象初冬的早晨下了大雾似的。冲到拱起在运河的高桥上的人们，不仅看到了这可怕的烟雾，还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棉花味。每个人的心脏都激烈地跳动起来，血液象升高到了一百度，在血管里沸腾起来了。有一个青年人在人群里喊道：“大家快跑啊！”他一个冲刺，冲到人群的前面，又直朝清花间冲去，左脚上的鞋被后面人的

脚尖踩下来，他也没有发觉，仍旧向前跑去，后面的人踏在他的鞋上跟随着他向前跑去。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工低头看了一眼，不过，她也没顾得上去捡鞋，抬起头又向前跑去，紧紧地追上人群。

在这群去救火的人们中，有夜班放工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的工人，有中班才起身的工人(注)，有办公大楼的干部和职员，有文化夜校里的学员和教师。

刚才喊快跑而跑脱掉一只鞋的人，终于第一个冲进烟雾弥漫的清花间。他跑进车间，就被棉花的焦味呛得猛烈地咳嗽起来，换气越快，咳嗽得越厉害。他掏掏衣袋，忘了带口罩，便用一块手帕折起来蒙在嘴上。眼泪水拦也拦不住，从眼角边不停地往外流，闭闭眼睛再睁开，又变得什么也看不清了。后来他索性不再捂嘴不再闭眼，狠一狠心，便朝有火星的地方扑去，光脚板踏在那正冒烟的棉花上也忘了疼痛。这时，只听见有人高声喊道：“快把灭火器打开！”

一个尖刻的声音回答道：“咳，打不开，没人会用！”

他看清回话的人是工场副主任兼筒摇车间主任张金寿，便问道：“车间里不是有人去学过使用的方法吗！”

张金寿没有回答。另外一个什么人回答道：

“他回来没教大家，碰巧今天他又是中班，没在车间。”

有人骂道：“妈的，是谁在车间里吸烟，闯下了这场大祸。”

有人反驳道：“火柴也带不进车间，谁吸烟？”

---

(注)：纺织厂分早、中、夜三班，早班7.00~3.00，中班3.00~11.00，夜班11.00~7.00。



责备又转移到消防大队的身上：“水龙为啥还不出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们在打瞌睡吗！”

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吼叫道：“大家快到这边来！先救火！过后再议论！”

他看清说话的人是王增生老师傅，朝着老王师傅跑过去的方向看，只见另外一堆拆了包的棉花又着火了，有几个火星飞上花堆，火星沿着直线燃过去，然后又从直线向面上发展。那个棉花堆立即便冒起烟来。从烟的浓烈程度看，他估计又有五处地方着火了，这时，也顾不得再去想灭火器了，救火要紧，他连忙脱下身上一件新做的卡其布中山装棉衣，浸蘸了水，举在手里象挥舞着一把扫帚似的，朝起火处扑去。

火星还在飞，车间里又有几十堆棉花，眼看要着起来，只要火星飞到这些花堆上，这些花堆就会立即起火。奇怪的是在这紧急的关头，车间里的鼓风机还开着，窗子还开着，外面的空气闯了进来，一股不明显的风在车间里回旋，火上加风，和火上加油的危险性是差不了多少的。

他发了急，喊道：“快把鼓风机关掉！”

“快关上窗！”这是王增生老师傅的声音。

工场副主任张金寿的声音，忽然又在他的身后响起：“小李，车间里呛得厉害，鼓风机和窗子不能关啊！”

“对！小李，李天益，不能关咯，关了人吃勿消，大家把着火的棉花抱出去呗！”

小李听出这是车间主任范钧宏的声音，他在紧急关头，慢吞吞、软绵绵地说出一口苏州话，听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时，又有一个人冲进烟雾里，威严地命令道：“快把鼓风